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61

主編
虞和平



文教·文藝

飛將軍抗戰記

烽火

烽火歸來

烽火十城

烽火下的萍蹤

革命的前夜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61

文教
文藝

虞和平 主編

飛將軍抗戰記
烽火

烽火歸來

烽火十城

烽火下的萍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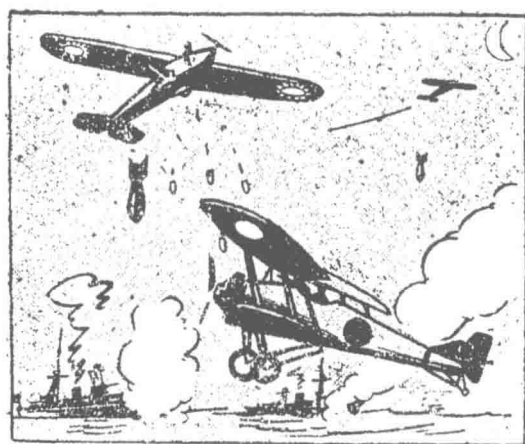
革命的前夜



大象出版社

飛將軍抗戰話

鄭振鐸等著



戰時出版社出版

抗戰小叢刊之一

飛將軍抗戰記

抗戰出版社出版

目次

我怎樣轟炸出雲艦.....	次霄	一
奇偉的夜襲.....	景江	一二
我空軍炸敵目擊記.....	鄭振鐸	一四
空軍的處女戰.....	黃源	一七
重陽空戰記.....	慶安	一九
★	★	★
十三架飛機加一條潛水艇.....	徐遲	二二
大鵬.....	柯靈	二八
★	★	★
悼同學閻海文.....	趙銘綱	三七
梁鴻雲殉難經過.....	佚名	三九
空軍烈士高謨的一生.....	吳運開	四〇
一死一生的兩個航空英雄.....	徐志麟	四三
飛將軍孫桐崗脫險記.....	佚名	四五

空軍英雄陳盛馨血戰記.....	士毅	四八
記空軍戰士黃光漢.....	吳運開	五一
記飛將軍高志航.....	東海	五一
飛將軍黃廣慶及其慈母.....	希君	五三
女飛行家楊瑾珣.....	映雪	五七
★	★	★
戰士.....	馮玉祥	五八
我翱翔在天空.....	鄭振鐸	五九
空軍歌.....	何家槐	六一
祝空軍.....	艾蕪	六二
閻海文.....	趙景深	六三
(附錄)千機毀滅日本論.....	李浴日	六四
空軍佔絕對優勢.....	金則人	六九
中國空軍之勝利.....	佚名	七二
中日空軍之異點.....	落霞	七三
空軍戰績.....	佚名	七四

我怎樣轟炸出雲艦

次 霽

花邊白影中的閑情

一束剪秋羅在迎我的面，每當我不覺到疲倦的時候，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，便映到我眼上來。我也暫時感到疲乏了。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。

我像做了一個甜蜜的夢，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，今日却落在遠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。要是不曾想起創傷的時候，我不覺失笑了。此刻，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，除藥物以外，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，到天花板，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，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，又清靜得使人寂寞；所謂和平，似乎就在這裏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，也祇有這裏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。

學園時代的風趣濃

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，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。雖然，天空中也是白色的，但那是流動的，奇異的，透明底雲層。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，意味是兩樣的。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，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，像在剝果皮似的，被我的勇氣退在遠遠的後面，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。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，也就因爲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成功的，不妨說，正是這麼關

係，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。

我的學習航空，從開始到如今，年代該是和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，這就是說，中國一有航空學校，便有了我這個學徒。但我自踏出校門後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，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。到這期間，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，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，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——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，如基本的：Atail Spin, Zoom, Slide, 以及 Nose dive 等運動，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飛行。雖然，偶有時候，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，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，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，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。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來到，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，我就非常興奮的，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，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，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。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，隨着時局在昇退；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，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，結果仍是失望，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；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，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，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！

時機到來之前一夜

終竟給我期待到了，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，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，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，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。在這一忽間，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

了，有如龍越出了泥沼，我像是已經昇飛了，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。這時，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，我敢承認，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。

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，因為歷史的關係，所以被伙伴們稱為阿米巴隊。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，却是在「一分隊」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。但在系統上，我們要算第×隊了。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，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，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「機對機」的搭當過，即是我們長官，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。

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，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。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，即是，不可免的表示當「以老為先」的厚意。自然，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，那怕是自不量力，不幸的事穩定會落到頭上的，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，似乎無暇顧及了。

領空上的處女戰爭

在我們起飛的時候，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，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，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，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升騰了，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似很能清醒人，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；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，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。

我所用的機，是一架陸上偵察機；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佈的地位。平時，聞說日

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，爲防衛萬一起見，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。我想，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，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，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，除非敵人疏忽了。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，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，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。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際遇，但我心裏並不慌張，不過比較機警一點，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，全都響應起來，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，可是我還不走，在目的未瞭然以前，偏要降低些，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，等不到他們開砲，我已經轉了方向，只來一個倒衝，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開艦，然後我才高速的攢升。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，却意外的落空了，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。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，那我自己已經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，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！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，我只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，從未有過的快感，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，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。

這樣以後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，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，非常得意，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，就像小孩子和家貓嬉戲，常作急轉彎，回避它，或作翻內圈的動作，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，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，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，同時機身微感不安，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，從窗內看出，天空泛起了數點的雨雲來，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，也被掩蝕了。

真理從砲火中探求

在我還未進完午餐，就接得緊急命令，我即半席離去，我趕忙穿好航行服，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，早有兩人進去。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，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，當我們赴戰之前，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。

這回，我們熱絡得多，同行的共有一大隊，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，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，一架是高速轟炸機。我們夾雜起來，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，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，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，我們還是結隊而飛。待到將要降落之際，首先那架高速轟炸機離隊了，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；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5,000的地帶，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，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，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，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轟炸機的成績。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，却便連續接下去，這時全隊在動員了，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轟炸機，這回可響啦，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，其爆力真是振天動地。

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，該是，敵艦這對突然來的襲擊確起惶恐，亂發高射砲，不知是技術不高明，還是因過分慌張，總打不中我們。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的踏板的，那就完了，可是並沒有，却穿柱翼間過去，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，竟給我們脫了險境。

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，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，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強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——出雲號。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，便低低地滑飛下去，再向它投落一彈，同時則用機關鎗掃射。可是結果，我們之機關負了傷，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，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，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，幾乎要跌落江裏；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，畢竟突破了重圍，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。

這民族解放底肥料

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，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，預備側滾的一剎間，忽傳來一聲沉着呻吟；當下，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，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，因受重創過度，臨終的慘語！可惜我沒有留意到，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，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，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，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，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，便向低飛行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。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，感到痛楚和困難，但還勉強支持，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，血便沿着腕臂流，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，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。我囑他一個伙伴留意他，他很傷心的告訴我，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。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，再受機身的振動，血已經溼透了他的坐位，且直向大地上滴。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！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，眼眶也深陷了進去，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，不時，還對我們浮出

超然的笑，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。

「朋友請忍耐，祇有三分鐘，你就可以進醫院了。」

我想不出更好的話，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，便這樣安慰他。

「不要緊，你們顧自己的事。」

說完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，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，不讓我們分心他。

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，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，如果半途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，這損失實在太大了。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，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。

「轟！」

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，幸我發生急智，連避了幾響，祇見黑煙環蒙着機的邊緣。加以天陰，風又大，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，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，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，咬緊牙齒，鼓起殘餘的潛力，找我們的歸宿地；閃靈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，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，衝衝，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。

正是要受傷了以後

傍晚時分，我想調節筋力，向叢色的小屋後方，沿着機場邊緣散步，足踏在柔軟的草上，精神很覺舒適，那我受創的手，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，且紮好了綑帶，固然不免感到痛，但我沒有報告上峯，惜

此機會休息。我更要振作起來，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，即使是一滴血，也不該背着敵人流。我邊走邊感興奮，雖是血滲到綢布外間，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，映到遠方的山崗，這樣的美景，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，確是非常安慰的。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，將要轉變，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，立刻我變了快步，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。

我還未踏進辦公室，知道又要出發了。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，却躊躇了一會，說：「不便？那就不必出去。」

但我已會意到，我便掩飾去這「不必」的理由，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，而且近他的面，張開不自然的手掌，活動給他看，實際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。

「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層，沒有關係。」

我說表示願去出力。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，正在萬急中，於是，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，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，我打開機門，一躍而上，運用非常高的上升力飛行，在狂風中邁進，直達八千尺高度，然後向着目的地插落，一剎眼，這幅強頑的鬥爭場面，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，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，正是迫不得已間。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，只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，操向它側方飛行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，出其不意而痛擊之。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，來一次翻外圈。

一段傳奇似的插話

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，抖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，這是出於敵機意料的，當然，敵機不肯放鬆它的，即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，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，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，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，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，都飄搖的跌下去。誰知道，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，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，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，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，究竟是上算的。這是空戰的奇觀，要不是廁身於戰圍中，決計看不到的。這種非常的戰術，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，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。

一場好詭秘的格鬥

話得說回來，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，當我起折回的念頭，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，默測它似很惶忙，待不到我們接近，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，盤旋於我們機上，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。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，我一急轉彎，預備佔它的上風。說時慢，那時快，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，當然我不肯相讓，就用測衡，同時扳了聯動器（Gear），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，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。那知它佯逃，或對我什麼不利，我向四周警惕着。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，幸我未追上去，得免機身燃燒。在我退一著後，我便緊隨着它，眼睛注視照準器（Sight）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，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。在我偶一側眼間，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，兩邊戰力均等。再自西北角，

悄然地，飛來了兩架敵機，不一刻，却一在我左側上方，一在我後邊下方，高高低低，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。既到了這情形，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壓逐的敵機，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，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，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，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，但我要生存，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，萬一有什麼意外，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。

於是，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，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，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，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，一次迫近的掃射，恐忙它的鬥力不強，已是疲倦，祇經我們一夾攻，就負創傷逸去了。但還有兩架，怎麼也不輕鬆我，合力對我射擊，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。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，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，因受重創飛走了。現在祇剩下我一個，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，已到這樣，我惟信賴自己的堅定的意志，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。

生命寄在 *Bead sight* 上

我忍着一身重創傷的痛楚，目光注射那準星，即 *Bead sight*，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，以為剎時分減痛楚的對象。或上或下的敵機，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，我以自衛起見，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。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，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。我欲暫脫這險境，我便伴作跌落，低了它們一格，向下連續的「旋飛」。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。不到七八轉的旋飛，便不能再支持了，從高空直跌下來，我的意識也模糊了，至於無線電信，似已隔斷，失去它的性能。一切都

完了！我忽發生這一轉念，「民族還未解放，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。」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，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，還在不知不覺間，機身却已攢昇。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，只有三米了，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。

在暴風雨的高空，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，到黃昏時候，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。據說，我駕駛的飛機，幾時降落到機場上，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，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。待到發覺，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。

感謝當在威力圈外

意想不到的，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；藉各方面的助力，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，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，再上戰線去！最低限度，要先把敵人絕跡，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威力圈以外。

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，這里還有一方窗子，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，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。由此，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，而更加的渺視！

當我擱筆前，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，歷七八小時為我記錄這段回憶，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。再是那縷縷的花香，由它滅除我病境中無限的寂寥。